

黎语核心人称代词研究^①

杨 遗 旗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摘 要: 黎语第一人称代词有两个: hou^1 和 de^1 , 前者分布广泛, 有 hou^1 和 kau^1 两个变体, 后者另有变体 tai^{51} , 只是偶然出现于个别方言。黎语的第二人称普遍读音为 $metu^1$, 少数方言有不同程度音变。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原本不区分单复数, 后因单复数的对立导致语音分化。黎语部分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是通过同义词根复合的形式实现的, 参与复合的 de^1 有语法化趋势。此外, 为揭示语源关系, 论文对黎语的核心代词进行了侗台语族内外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 核心词; 人称代词; 同源词; 黎语; 侗台语族

中图分类号: H2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4)-07-0118-06

斯瓦迪士《一百词的修订表》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语源关系的重要依据, 其排序的主要依据是词语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性和稳定性。人类交际往往以自我和当下语境为中心, 当下语境考虑的是说话一方和听话一方, 因此有指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作用的人称代词位列前三, 依次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一人称复数。黎语属于侗台语族黎语支, 它跟本语族的语言、别的语族的语言, 甚至别的语系的语言究竟有怎样的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核心词来揭示, 下面我们拟对黎语核心词的 3 个人称代词作些探讨。

一 我(I)

第一人称代词在黎语代表点的读音如下:

保定 黑土 中沙 西方 昌江 白沙

hou^1 hou^1 hou^1 hou^1 hou^1 ho^1

de^3

元门 通什 堑对 保城 加茂 廖二弓

hou^7 hou^1 hou^1 hou^1 kau^1 kau^{51}

$d\dot{a} t^{31} tai^{51}$

可以看出, 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读音有四种情

基金项目: 该文为海南省社科规划立项资助课题“黎语核心词比较研究”(课题号: HNSK(Z)13-75)阶段成果

收稿日期: 2014-06-18

作者简介: 杨遗旗(1974-), 男, 瑶族, 湖南永州人,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比较语言学。

①语料来源: (1) 黎语语料: ①保定、中沙、黑土、西方、白沙、元门、通什、堑对、加茂来自欧阳觉亚、郑贻青的《黎语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②廖二弓来自黄权主编的《汉黎字典》,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1; ③乐东尖峰: 黄宗文, 23 岁, 男, 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你尖峰村人, 大学文化。④乐东万冲: 刘南根, 男, 23 岁, 黎族, 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保派村, 大学文化。⑤陵水隆广: 吴宇森, 男, 22 岁, 黎族,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老龙村人, 大学文化。“通什”语料记录于 2013 年, 其下称表示与欧阳觉亚整理的“通什”语料时间不同。保城₂、加茂₂、堑对₂ 的下标与此义同。⑥通什₂: 黄晓运, 男, 20 岁, 黎族,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香村, 中专文化。“通什₂”语料记录于 2013 年, 其下标表示与欧阳觉亚整理的“通什”语料时间不同。保城₂、加茂₂、堑对₂ 的下标与此义同。⑦保城₂: 陈达譔, 男, 26 岁, 黎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管理区什丙村人, 大专文化。⑧昌江: 刘军, 23 岁, 男, 黎族,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 大学文化。⑨加茂₂: 黄雪静, 22 岁, 女, 黎族,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加答村, 中专文化。⑩堑对₂: 王海群, 女, 49 岁, 琼中县和平镇堑对万道村。(2) 侗台语语料: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M].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5。(3) 苗瑶语语料: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 [M].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5。(4) 南岛语语料: 摘自吴安其: 南岛语分类研究 [M]. 商务印书馆, 2009。(5) 本论文拟音来自两个语料库: 中古音来自潘悟云先生制作的《广韵查询系统》, 上古音来自东方语言学网站的《上古音查询系统》。

况:①hou类②kau类③hau类④de类。hou类是主要的,12个代表点中有9个代表点属于该类读音,而且其中的7个代表点读音完全一样,只有白沙音韵尾脱落,元门音多出喉塞音韵尾ʔ。昌江美孚方言今读hau¹。加茂话和属于赛方言的廖二弓话第一人称则读作kau类。此外,保定和廖二弓另有一de类读音,保定念作de³,廖二弓念作də:t³¹ tai⁵¹。从地域分布看,hou类显然代表了黎语的正统读音。hau类、kau类和de均属于少数派,这两个音是自身演变的结果,还是其它语言的借词,需要详加考察。

黎语属于侗台语族,我们可以将黎语与黎语支的村话和该语族的其它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

村话	临高话	壮语	布依	傣西	傣德
kə ²¹	hau ²	kou ¹	ku ¹	to ¹ xa ³	kau ⁶
			ku ¹		
			xɔi ³		

侗语	水语	毛难	仡佬
ja: u ²	ju ²	fiə ²	ʔə i ²
		həi ²	
		ʔɛ ²	

同属于黎语支的村话,属于台语支的临高话、壮语、布依话、傣西话、傣德话,属于侗水语支的毛难话、仡佬话,第一人称的读音与黎语的①hou类②kau类③hau类的音比较,具有普遍的对应关系,显然属于同源词,但处于演变路径上的不同阶段。从发音部位由后往前推进来看,声母依次是:h、f、ʔ→k、x。从主要舌面元音的高化和前化来看,主要元音依次是:ɒ→o→u, a→ɛ→ə→e。^[1]苗瑶语族中也有语言的第一人称代词与黎语第一人称代词对应,比如,川黔滇苗语读ko³,滇东北苗语读ku³,标敏瑶语读kə u³。

单元音与双元音的关系如何理解?是单元音先于双元音,还是双元音先于单元音?如果是前者则是韵尾脱落现象,如果是后者则是单元音韵母复合化现象。前者遵循语言的经济原则,后者遵循语言的差别化规律。陈孝玲认为侗台语第一人称代词比原始侗台语更早的形式可能是ku,后来才复化成kou。^[2]我们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原始汉藏语发展到今天,词语是复合化,但音节结构发展趋势是简化,比如复辅音的逐渐消失,塞音韵尾的逐渐脱落,都是众所周知的语音演变事实。

汉语的“孤”是诸侯自称。《礼·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如不考虑声调,现代汉语的“孤”与侗台语支的布依语、滇东北苗语的第一人

称代词读音完全一样。“孤”蒲立本的中古拟音是“kou”,邵荣芬的中古拟音为“ko”,高本汉、潘悟云中古拟音为“kuo”;高本汉的上古拟音为“kwo”,王力拟作“kua”,郑张尚方和潘悟云均拟作“k^waa”。蒲立本、邵荣芬的中古拟音主要元音“o”与今天的黎语第一人称代词的主要元音一致,考虑到同源性,这一拟音是较为合理的。各家拟音不论是中古还是上古,均受到古代韵书的影响,一律拟为合口、见母。但是黎语①hou类②kau类③hau类读音的存在表明,韵母的开合是可以转换的。转换的过程可能是hou→hau→kau。韵腹o前化即为a。喉擦音h可以前移为舌面后擦音x,也可以先变为喉塞音ʔ,再前移为舌面后塞音k。因此,台语支的傣西话第一人称有两种读音:ku¹和xɔi³,侗水语支的仡佬话三种第一人称读音:ʔə i²/hə i²/ʔɛ²,起始喉塞音与喉擦音互补,特别是前两种读音韵母声调都一致仅仅表现为喉塞音和喉擦音的不同,这表明喉擦音正往后塞擦音演变。

保定另一第一人称读音de³,廖二弓另一第一人称读音tai⁵¹,两处音实际上是黎语方言变体。我们姑且以de代表,该词属于自大称,是一种比较爷们的说法,因此廖二弓人在说与敌方相对的我方时,用tai⁵¹而不用普通第一人称代词kau⁵¹。

那么de³或者tai⁵¹与古汉语有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呢?事实上该类音可能来自于上古汉语第一人称的“余”。上古汉语第一人称分为两个系统,一是ŋ系(吾、我、印),二是d系(余或予、台、朕)。“余”和“予”为同音词,只是写法上有区别而已。“余”的上古音,王力拟为dja。^[3]李方桂与邢公畹均认为上古汉语的“余”与侗台语的“我们”对应,李方桂根据古泰语ra²构拟“余”上古音为rag,邢公畹先生则根据从余得声的“蜎”字,构拟“余”声母为d-。黎语加茂方言的第一人称复数包括式读作tei¹,恰好佐证了王力和邢公畹两位先生的构拟。因此,可以基本上肯定,黎语的de³、tai⁵¹与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余”同源。

二 你(you)

第二人称代词在黎语代表点的读音如下: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白沙	元门
meu ¹	meu ¹	mu ¹	meu ¹	mə ¹	meu ⁸
通什	堑对	保城	加茂	廖二弓	
meu ¹	meu ⁴	meu ¹	mə i ¹	mai ⁵¹	

黎语的第二人称代词内部一致性极强,没有明显的差别,主要读音为 meu 。黑土这个点的读音为 mu 是因为过渡音不明显。白沙、加茂两个点的读音稍有不同,主要元音开口度稍大。廖二弓话实际读音当为 mei^{51} 。保亭加茂话、廖二弓话均为黎语赛方言,第二人称读音主要元音受发音人自身语音影响可能不太稳定,同说加茂话的人就有人念作 mai^{51} 。从语音演变的情况看, u 作韵腹的情况应该早于 u 作韵尾的情况,最后是韵尾 u 的脱落或者替换。 u 受声母 m 的影响自然衍生出 e 、 ∂ 、 ε 、 a 等元音,从音理上看最先衍生出来的当是央元音 ∂ ,其次则是二号元音 e ,再次则是开口度稍大的 ε 、 a 。

第二人称代词在侗台语族黎语支的村话和该语族的其它语支中的读音情况如下:

村话	临高话	壮语	布依	傣西	傣德
$m\partial^{21}$	$m\partial^2$	$mu\eta^2$	$mu\eta^2$	$to^1 ts\dot{a}u^3$	mau^2
侗语	水语	毛难	仡佬		
ηa^2	ηa^2	η^2	ηa^2		
			ηi^2		

村话、临高话与黎语关系密切,自然同源。台语支的傣德语也与黎语同源。台语支的壮语和布依语读作 $mu\eta$,应该也是与黎语同源。那么音节的后鼻音韵尾 η 是怎么产生的呢?梁敏先生认为 $-\eta$ 是受到前面的声母 m 同化的结果。^[4]陈孝玲赞同梁先生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 u 是一个不稳定的非正则元音,发音时容易加上一个部位接近的鼻音 η (她这里说的部位接近显然是指与声母 m 部位接近)。在此基础上,陈孝玲又列举了“给”在台语支的读音情况进行佐证。“‘给’,武鸣壮语说 hau^3 ,桂北土语说 $ha\eta^3$,融水平话也说 $ha\eta^3$ 。”^[2]吴安其也认为泰语的第二人称代词 $mu\eta^2$ 与所列举的村话、黎语、临高话等第二人称代词有同源关系,均来自原始侗台语 $m - n\partial$ ($-\eta$)。^[5]

“ $-\eta$ 是受到前面的声母 m 同化的结果。”可以从湘西苗语第二人称单数的读音上得到佐证。第二人称,在苗瑶语族中,布努瑶语念作 mi^2 、勉瑶语念作 mei^2 、标敏瑶语念作 $m\partial i^2$ 、黔东南苗语念作 $mo\eta^2$,它们都只有一种读法;但湘西苗语有两读, mu^2 和 $mo\eta^1$ 。湘西苗语的两种读法类似于汉语方言的文读音和白读音,或者老派读音和新派读音。湘西与黔东南接壤,故两地苗语有共同的新派读法 $mo\eta$,而湘西保留了较老的另一读法 mu^2 ,此读法恰好与黎语黑土话(俅方言抱显土话)相同。

汉语第二人称称为“你”,“你”,《广韵》注“秦人呼傍人之称,玉篇云尔也,乃里切。”《通雅》:“‘尔’、‘汝’、‘而’、‘若’乃一声之转。”可见“你”是“尔”音变之字。高本汉、李方桂、王力、邵荣芬、蒲立本、董同龢、潘悟云等各家拟“尔”中古音声母均为舌面鼻音,拟“你”声母为舌尖鼻音。“尔”《说文解字》作“尔”,最早见于甲骨文,潘悟云拟上古音为“ $mljel?$ ”,吴安其根据谐音字“弥”拟其上古音为“ $m - nir$ ”。^[5]潘氏、吴氏所拟上古音均有鼻冠音 m ,这或许暗示了其与原始侗台语族之间的关系。显然潘氏、吴氏是在假设汉藏缅、壮侗、苗瑶三大语族均源自原始汉藏语的前提下,参照各语族当下读音的构拟。但是至少在中古,或许更早,台语支和侗水语支已经发生了分化,前者强化了双唇鼻音且丢弃了舌尖鼻音,后者则丢掉了双唇鼻冠音。

三 我们、咱们(we)

为了方便研究人称代词单数与复数之间的关系,我们把黎语各点的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同时罗列如下:

	保定	中沙	黑土	西方	昌江	白沙	元门	通什	堑对	保城	加茂
我	hou^1 de^3	hou^1	hou^1	hou^1	hau^1	ho^1	hou^7	hou^1	hou^1	hou^1	kau^1
我们	fa^1	$\eta a^3 tau^1$	$\eta a^2 rou^1$	fau^1	ha^1	$f\partial^1$	few^7	fau^1	fau^1	fou^1	ηau^1
咱们	ga^1	gau^1	$tsa^2 rou^1$	xau^1	$li^3 ga^1$	$x\partial^1$	kho^7	gau^4	hau^4	hou^4	tei^1

为增加说服力,我们于2013年另调查了下面几处土语的读音:

	我	我们	咱们
保城 ₂	hou^1	hou^4	ηau^1
乐东尖峰	hou^1	gou^1	gou^1

	我	我们	咱们
乐东万冲	me^1	fa^1	ga^1
陵水隆广	ηou^1	$\eta a^3 tau^1$	gau^1
通什 ₂	hou^1	fau^1	ηau^4
堑对 ₂	hou^1	hau^4	hau^4
			$hou^1 m\partial^4$

(一) 单数与复数的对立

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与复数已经完全对立,但这种对立跟汉语的对立不同。汉语的对立是通过外部屈折即添加复数后缀“们”来实现的,而黎语的对立则主要是通过词干内部的语音变化即内部屈折的方式实现的,有的也可以看成是完全更换词干。

内部曲折的具体方式可以分为:声调替换、声母替换、声母声调替换、声母韵腹替换等。保亭保城土语第一人称单数与排除式复数属于声调替换。保定、西方、白沙、乐东万冲罗活土语四个点的排除式和包括式属于声母替换;乐东尖峰哈应土语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属于声母替换,单数 hou^1 、复数 gou^1 。通什、堑对、通什₂ 第一人称排除式和包括式属于声母替换兼声调替换。

(二) 双音节解读

第一人称复数不分排除式和包括式的有三个点,它们分别是保亭加茂赛方言 tei^1 、乐东尖峰哈应土语 gou^1 、堑对万道村土语 hou^4 。许多语言的第一人称复数都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语音对立,比如英语只有单词 we 。汉语普通话用“我们”“咱们”分别表示排除式和包括式,但是很多人并不能加以区分,原因是汉语的许多方言不分,比如西南官话就只有“我们”一词。

因为依靠复数词缀来表示复数意义,因此汉语的第一人称复数都是双音节的。黎语与汉语不同,除了少数几个点有双音节的语音形式之外,绝大多数语言点都依靠内部曲折或更换词根来表示复数,因此主要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那么少数的双音节是怎么出现的呢?它们是否与汉语的人称复数表示法有着一定的关系呢?为直观起见,我们把双音节复数音节罗列于后:

第一人称单数 排除式复数 包括式复数

中沙	hou^1	$?a^3 tau^1$	
黑土	hou^1	$?a^2 rou^1$	$tsa^2 rou^1$
昌江石碌	hou^1		$li^3 ga^1$
堑对 ₂	hou^1		$hou^1 m\theta^4$

琼中堑对万道村发音合作人王海群发音时,是在录音人用普通话提示下发音的,即先是录音人说出普通话的一个词,发音人再发出同一概念的黎语读音。在录音人说出“我们”时,王海群前几次发音都为 $hou^1 m\theta^4$,然后逐渐固定为 hou^4 ,可见当地人有文白两读,读书音为 $hou^1 m\theta^4$,白话音为 hou^4 ,显然读书音是参照普通话的构词方式发生的, hou^1 为

第一人称“我”的黎语本音, $m\theta^4$ 为汉语后缀“们”的变音, hou^4 才是堑对万道村黎语第一人称复数的实际本音。

黑土的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 $?a^2 rou^1$,包括式 $tsa^2 rou^1$,有一共同的音节 rou^1 , rou^1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音?在词语内部看不出端倪,有必要扩大比较范围。称为西江黎语的海南临高话的第一人称单数为 hou^2 ,排除式复数为 $hou^2 lo^4$,包括式复数为 $d\theta u^2$ 或 $d\theta u^2 lo^4$, $d\theta u^2$ 既可以表示“咱”又可以表示“咱们”。临高话第二人称单数为 $m\theta^2$,复数为 $m\theta^2 lo^4$,第三人称单数为 $k\theta^2$,复数为 $k\theta^2 lo^4$ 。显然 rou^1 和 lo^4 属于同一性质,在词语中充当了复数词缀,类似于汉语的“们”。但是,黑土的第三人称单数为 mu^1 ,复数为 $mei^3 zu^1$,第三人称单数为 na^1 ,复数为 rau^1 。因此,黑土黎语 rou^1 的后缀化远没有临高话 lo^4 的后缀化那么彻底。

王力认为汉语形尾“们”的产生大约在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但对“们”的来源尚不清楚。^[3]各家对其来源均是一种推测。吕叔湘先生以为“们”来自于“辈”字,但也不十分肯定。上古时期,汉语人称代词单数复数同形,先秦时期,只有《左传》有两处出现一个“吾侪”,意思相当于“我们这类人”。汉代以后,有几个同义词可以表示复数,它们是“属”、“曹”、“等”、“辈”,但是这几个词与后来的“们”不一样,还未形成固定的形尾。

那么西江黎语临高话的人称代词复数形尾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 lo^4 本来是表示人称复数的 lau^1 虚化为词缀所致。 lau^1 、 rau^1 、 tau^1 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变。因此可以推测,在尚未完全虚化为词缀的黎语方言里,肯定存在 lau^1 、 rau^1 、 tau^1 独自用作人称复数和作为构词语素与别的语素复合成人称复数的现象。查阅语料后我们发现下面一些语言事实:

	你	你们	他	他们
保定	meu^1	$meu^1 ta^1$		
中沙	meu^1	$meu^1 tau^1$	na^1	rau^2
黑土			na^1	rau^1
通什	meu^1	tau^1	na^1	rau^2
堑对	meu^4	tau^1	na^4	lau^2
保城	meu^1	tau^1	na^1	lau^1

上述所列语料表明, tau 与 meu 在通什、堑对、保城三个语言点是第二人称单数与复数的对立;但是在保定、中沙两个语言点中, meu 与 tau 通过线性

组合共同表示复数, tau^1 的第二人称指代性质淡化, 逐渐过渡到只表示复数这一语法意义。中沙的第一人称排除式复数 $\text{?a}^3\text{tau}^1$ 与第二人称复数 meu^1tau^1 构词方式显然相同, 当中的 tau^1 承担了一样的语法意义, 当中的 ?a^3 则应该承担了第一人称的概念意义。但是不一样的是, $\text{?a}^3\text{tau}^1$ 中的 ?a^3 与第一人称单数 hou^1 不一致, 而 meu^1tau^1 中的 meu^1 恰好是第二人称单数。 ?a^3 可能是与黎语 ga 同源的某个音的音变, 也可能是用黎语音系读汉语“我”的读音。“我”在广韵音系中属于疑母果摄韵上声开口一等字拟音为 ηa 。与中沙的 $\text{?a}^3\text{tau}^1$ 同

理, 黑土的 $\text{?a}^2\text{rou}^1$ 和 tsa^2rou^1 中的 rou^1 应该是 rau^1 的变音, 临高的 hau^2lo^4 中的 lo^4 是 lau^2 的变音。黑土的 tsa^2rou^1 中的 tsa^2 应该是汉语“咱”在黑土音系中的音变。显然中沙的第一人称排除式 $\text{?a}^3\text{tau}^1$, 黑土的第一人称排除式 $\text{?a}^2\text{rou}^1$ 、包括式 tsa^2rou^1 都是后起的读法。

可见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原本不区分单复数, 后来单复数的对立主要是依靠词干的内部曲折。考其源头, 应该主要是由第一人称代词演变而来。下面我们把黎语放到侗台语族这一更大的范围中来观察。

	村话	壮语	仂佬	傣西	布依	傣德	侗语	水语	毛难
我们	ha^{21}	ɣau^2	hɣa: u^1	tu^1x^3	$\text{pə}^2\text{zau}^2$	tu^6	tɕiu^1	dɕeu^1	nde^1
			niu^2						
咱们	ha^{21}	ɣau^2	hɣa: u^1	hau^2	zau^2	hau^2	ta: u^1	da: u^1	nda: u^1

村话、壮语、仂佬语、傣西语、傣德语的包括式(有的不分包括式和排除式)显然与黎语的单音节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同源。该种情形的演变路径可能如表所示:

声母		韵母		
k	?			
k	f	au	au	ou
	h	a: u	a: u	o: u
x	h	a	a	o

根据上表(表中黑体为原始侗台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声母与韵母拟音, 根据音理表中的某个音均可向横向和纵向两个路径演变), 侗台语族中与黎语的单音节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同源的词均可以找到对应的读音。

侗水语支与台语支尽管基本上各自有其不同源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 但仍存在某种交叠现象, 比如仂佬语一般归入侗水语支, 概念的读音却与台语支一致; 而属于台语支的傣西语、傣德语该概念中的读音 tu^1 、 tu^6 却与侗水语支基本一致。应该说黎语的 $-\text{tau}^1$ 、 $-\text{rou}^1$ 、 $-\text{tei}^1$ 跟傣德语的排除式 tu^6 和侗语、水语、毛难话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同源。而黎语第一人称代词 tei 与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余”同源,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论述。

四 小结

黎语核心人称代词均保留了古老的语音特点。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读音有四种情况: hou 类、 kau 类、 hau 类、 de 类, hou 类分布最为广泛, kau 类、 hau 类为 hou 类方言变体, 其演变路径可能是: $\text{hou} \rightarrow \text{hau} \rightarrow \text{kau}$ 。黎语 hou “我”来自于原始侗台语, 与上古汉语的代词“孤”可能也存在同源关系。黎语的 de 类第一人称代词仅出现在保定和廖二弓两处方言中, 在侗台语族的语言中均很少见, 该词可能是借自上古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余”。黎语的第二人称普遍读音为 meu , 在少数方言点有不同程度音变, 该词与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语言的第二人称均存在普遍的对对应关系, 也可以与上古汉语的第二人称代词“尔”比较, 该词可能源自原始汉藏语。黎语与侗台语族台语支关系更为密切, 至少在中古, 或许更早, 台语支和侗水语支已经发生了分化, 前者强化了双唇鼻音且丢弃了舌尖鼻音, 后者则丢掉了双唇鼻冠音。跟大多数侗台语族语言一样, 黎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原本不区分单复数, 后来单复数的对立主要是依靠词干的内部曲折。但是已经出现了双音节的现象, 而且主要通过类义复合的形式来实现, 即将两个不同的第一人称代词复合。参与构成人称代词复数的 $-\text{tau}^1$ 、 $-\text{rou}^1$ 、 $-\text{tei}^1$ 来自于 de 类第一人称代词。在西江黎语(临高话)中参与复合的词根则已演变为表示人称代词复数语法意义的固

定形态 -lo。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汉语在黎族稳定的借用汉语词缀“们”的现象。语言生活中的强大影响力,黎语口语已经出现了不

参考文献:

- [1] 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01 - 214.
- [2] 陈孝玲. 侗台语核心词研究 [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274 - 276.
- [3]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302 - 318.
- [4] 梁敏, 张均如. 侗台语族概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564.
- [5] 吴安其. 南岛语分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4.

(责任编辑: 袁 宇)

A Study of Core Personal Pronouns in Li Language

YANG Yi-q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Abstract: In Li language, there are two first-person pronouns—hou¹ and de¹, which are different in their distribution and in their respective variants, with hou¹ being widely distributed and having two variants—hau¹ and kau¹, and de¹ being accidentally found in individual dialects and possessing only one—tai⁵¹. The second-person pronoun is generally pronounced as meu¹,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of phonetic changes in a few dialects. Li language used to hav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ingularity and plurality in its first-person pronouns, but some phonetic differentiation has ensued due to the opposition between singularity and plurality. In some Li dialects, the plural form of the first-person pronouns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omposition of synonymous roots, with the root de¹ displaying the trend of grammaticalization. Moreover, this paper has also expounded on core personal pronouns in Li language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n the Tong Tai language family so as to reveal the etymology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ore words; pronoun; cognate words; Li language.; the Tong Tai language family